



大凡事業上有成就之人，須具備有堅定的志向和執著的感情。熟悉根生的人，無不說他就是這樣一位勤學、嚴謹、富有鑽研精神的人。80年考入四川美術學院時，他曾對我說是“誤入歧途”，因為他最偏愛的是製作航模，鬼使神差偏偏走進了藝術殿堂，好在他心靈手巧，對民間手工藝的癡迷與悟性促使他的志趣很快轉到了扎染藝術上，經過十多年的研究探索，刻苦耕耘，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扎染設計風格，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創作成就。

扎染，古代稱之為“絞纈”，“撮暈纈”，是我國古老的手工印染品類之一，相傳始於秦漢時期，到隋唐時曾發展得相當繁盛，並且傳入鄰近的日本和南亞各國，成為這些國家所謂“精緻文化”的一部分，而我國自宋朝以降卻日趨式微，迄今這一古老形態的印花方法祇有民間尚有延續。

扎和染道明了這一工藝的兩個方面，故依靠工藝製作與發揮意象營造是其主要特點，固之，扎染不僅需熟練的扎結技巧，同時也要有科學的染色手段和審美素養，可以說，工藝製作過程與藝術表現形式之間，體現著最密切的因果關係。工藝制約著創作形式，而對工藝的熟練把握，又使藝術形式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對留校後任教的根生深知其中奧妙，認真向民間藝人學習，逐漸摸索和掌握了數十種扎結技術和各種染色工藝，並鑽研各種纖維材質的表現效果，這使他的扎染技巧日臻嫺熟，得心應手，創作如源泉湧動。根生將自己的根植於民間藝術豐厚的土壤裡，如飢似渴的吸取民間藝術無盡的營養，嘗試著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的形式語言相結合，並融合於自己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他的扎染應用於近乎獨立的藝術壁掛上時，無論是敦煌壁畫中的圖案造型和色彩神韻，抑或是漢畫像石厚重、單純的剪影式造型的拙味等，均自然地滲入其扎染與相互作用的玄妙變化之中。在創作中，根生常運用多種針法和多種纏扎方法加以綜合思考，以求得作品的豐富表現。根生的扎染色彩大多比較強烈鮮明的，因而染色時，常借助高溫染液對紡織纖維的浸透力，去營造色彩的韻味和複雜

的肌理效果，從而形成色彩深淺互滲，色暈斑斕的獨特風貌，其作品既含蓄微妙又變化莫測，鮮有雷同之感。

從根生新近創作的扎染壁掛《龍祥》、《牛祭》、《神龜》中，我們不難看出他豐富的想象和深厚的扎染功底，畫面結構極富裝飾性和現代感。《神龜》的圖案造型古樸而單純，針步的長短運用依形的輪廓虛實而定，纏線的松緊疏密又與自測力和染色經驗相關連，大膽舍去的背景，為的是強化畫面的內在張力和表現形式。簡潔的造型與明快的色調賦予畫面深刻的內涵和強烈的裝飾韻味。

根生作品的著色手段多種多樣，除將色彩互為套用外，常採取局部染色的方法，以增強畫面統調中的對比關係和細部刻劃。《牛祭》給人一種沉郁、遼遠，神秘的時空感覺，那誇張變形的牛角與太陽光芒交疊，意在抒發生靈與自然之情，而扎染的語言中呈現出的放射輪狀白點光芒與斑斕深厚的背景造成有形與無形的相互補充和明度反差，則將工藝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顯得強烈而深邃，手法上更趨成熟。在根生近年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囿於傳統，拘泥刻板的創作心態，相反卻看到對傳統“規範”的突破和超越，他既繼承了民間扎染紋理清晰，簡樸明快的表現手法，又對現代設計中構成與色彩規律的運用所賦予的裝飾美感予以借鑒，從而去苦苦求索與自己精神氣質情感相吻合的獨特表現與視覺印象的完美統一。

概言之，單純的裝飾造型，豐富多變的色彩層次和精練的工藝技巧是根生扎染風格的表態，在內容上則是時代和個人心理氣質相揉合而構成其風格的內質。

根生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他對自己的作品近乎於盡善盡美的苛求，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粗製濫造，華眾取寵的東西，這與他一向沉穩、刻苦，勇於求新的稟賦和性格是分不開的。前不久，他攜帶自己的新作應邀赴上海參加中日扎染交流展時，其扎染壁掛中清新，典雅，蘊蓄著淳濃欲滴的東方神韻和表現形式，引起了前來參展的日本扎染專家和國內同行的濃厚興趣和高度贊譽。

就現代社會而言，傳統的印花工藝，其地位和價值均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發生變化和轉化，如能結合時代發展而有新的創造與表現，即成為手工印花提升的新契機。因此，根生對扎染的研究和創新是很有意義的。這不僅因為扎染應用於室內裝飾和服裝上有提高生活品質，尋求獨立產品和更高的藝術性的作用，還在於弘揚國有文化，創造具有東方風格的印花作品不無開拓性的價值，根生還以不急不躁的心態繼續去感悟激動他的扎染世界，並且一往情深地去探索和表現。

## 民族的情結 飄逸的靈性

### ——談繆根生服裝設計新作

石牛

藝術家總是使用屬於藝術的語言宣說自己的信念。

這是一套充滿大自然田園特色的春裝打扮，褐綠色扎染大擺裙，配上一條大紅色或中黃色的腰帶或頭巾與衣服相輔襯，遂顯得格外清新，高雅，有一種純淨澄澈之美。同樣的扎染裙，不同的鑲拼，不同的色彩對比，竟能塑造出不同格調的裝束來，可謂美在神韻，妙在點綴與紋飾色彩的呼應。作者在面料的選擇上，採用了輕盈柔軟的真絲面料，扎染出斑斕色暈的方勝紋與敦煌壁畫中抽象出的色彩情調混融相生，既有中國畫的水墨韻味，又有工整變化萬千的朦朧之美，體現出傳統與現代融合的特徵。

這些充盈著傳統風味和個人特色的服裝設計，是根生新近推出的《絲綢之夢》系列裝的一部分。其構思無疑受益於民間藝術的表現形式和手法的啟示。

近一個時期以來，吸收優秀的民族民間藝術之精華已成為現代時裝設計師熱衷的設計主題。意大利著名時裝設計師瓦倫蒂諾就曾推出過中國建築式樣的服飾作品。伊·桑·洛朗設計的非洲風格系列裝，在世界杯足球賽的開幕式上大放異彩，即是綜合了非洲民族服裝特色構思而成的典範之作。中國的民族傳統文化，淵源深長，自成體系，尤其是各民族的服裝，非常講究整體感和裝飾感，無論是面料款式，色彩圖案，首飾以及製作工藝，均形成了風格各異的服飾傳統和璀璨奪目、繽紛多姿的民族特色。諸如傣族婦女的緊袖超短衫、筒裙，景頗族黑短襟長袖衫、紅織花裙，彝族的直筒喇叭百褶裙等無不具有質樸而濃郁的裝飾風格，在創作的思維形式上，與現代藝術的美學規律如出一轍，從中可以尋找到更多啟發原型。根生將自己的視角投向民族民間豐厚沃土，並以此作為自己藝術設計的出發點。近年來，他深入到民族民間文化極為豐富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族服飾資料，通過自身的理解和感悟來探求其特有的藝術語言和表現手法，對於經典性的民族服飾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是根生服裝設計深得其味而獨立其外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具體的作品而言，根生的《銅鼓魂》系列裝應用了貼花、補花等工藝將銅鼓上的幾何紋裝飾於服裝的衣領，衣袖，肩部，胸部，背部或裙擺的

邊緣等部位。明顯可以見到借鑒雲南“花腰傣”、景頗族紅織花裙等民族服飾的裝飾手法。簡潔的三角形，菱形相拼組成的幾何形貼花圖案，加之紅與黑的色彩主調搭配上不同寬窄的綠、土黃、土白的直線花邊，使服裝呈現出強烈的中國民族服飾派路之色彩格調。抽象的幾何圖案傳達出遠古圖騰的意味和厚始氣韻的信息，顯得濃麗而不失庄重與質樸。在款式的造型上，借鑒了“花腰傣”上衣長及上腹際的式樣，衣領則採用了中式企領設計，衣袖以無袖為主，或採用不對稱袖的多層重疊的特殊處理。下裝多以筒裙、喇叭裙、褲裙與合身褲相互重疊搭配，增加了服裝的空間層次，而腰部的設計則十分考究，通過用系腰帶，編織綢帶等方式來裝束，以突出整個服裝的下擺。球體金耳環和銀手鐲等配飾，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可以說，作者綜合了民族民間服飾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獨特的審美個性，使作品潛藏的張力得以釋放，從而賦予了民族服裝以新的文化內涵。

誠然，現代主義會給服裝帶來了簡練，流暢，方便的设计風格，但同時也使人們厭倦了它的單調和無情。而受後現代主義等各種思潮的影響，使服裝設計師能自由靈活的進行設計，更注重人們審美心理和裝飾趣味。從這層意義上講，根生的服裝設計既是民族的，也是現代的。

隨著人們的審美心理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服裝設計的構思方法也會多種多樣，根生抱著“路雖千萬條，吾往矣”的執著追求，走自己認定的民族工藝設計之路。根生學的是染織美術設計，轉而搞服裝設計，使他遊刃有餘，優勢互補。他所創作的這些富有東方民族情調的系列裝，已贏得了不少國內外同行的贊譽。記得一位被譽為當今世界傑出的意大利時裝設計大師羅貝爾托·長布奇來中國時說過，中國應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不要丟棄自己的文化特色，民間藝術。從我國近年來不少服裝設計獲獎的作品中，不難看出真正見勝的往往是根植於民族風格的創新者，而不是意味循步洋貨的舶來品，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對於剛進入中年的根生，還會遇到許多坎坷，但對一個穩步探求藝術真諦的設計家來講，我們相信他會有更多的好作品問世。



# 繆根生扎染作品選

DYEING WORKS OF  
MIAO GENGSHEN



左：祭牛  
右上：神龜  
右下：龍祥  
left: Worship Cattle  
right above: Miracu-  
lous Tortoise  
right below: Auspi-  
cious Dragon